





左記卷之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貞之發父



山陰章大吉惠伯父纂

男達之成父

訂

為之倬父

註

秦世家

嬴姓伯爵顓頊之後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封之奉為附庸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始建為諸侯至穆公入春秋

穆公

諱任好

魯桓莊閔僖文

秋秦人納芮伯萬於芮。○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隄朋帥師會秦伯納惠公。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郤芮殺平鄭。平鄭子鄭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焉能出君。○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收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

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秦伯伐晉。晉侯逆秦師。遂使請戰。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旋。渟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散髮。拔舍從之。

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已甚。晉大夫三拜稽首。

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以太子與女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問。服衰經逝。且以死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

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喪夫焉用之。大夫其

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

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

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即公

孫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

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

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是歲。歸惠公晉又饑。

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

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

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晉河東。晉以河東與秦故始征賦置官司

焉。○梁伯益其國。多築城邑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

之。僖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

也。○公子重耳之亡也。楚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他日

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

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秦伯納之。二

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

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郟。壬寅。公子入于晉

師。丁未。朝于武宮。晉祖廟呂卻畏偃。將焚公宮。而弑晉

侯。寺人披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

晦公宮災。瑕甥即瑕卻芮不獲公。晉侯逆夫人嬴氏。

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三十年。晉

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燭之武夜縋而出。

見秦伯。詳鄭世家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

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

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

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

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

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

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上壽百

壽百年下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

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

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

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

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

遇之以乘韋。熟先乘四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

將步。猶行也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

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傳

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杞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

皇武子辭焉。曰：吾子謂杞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肉干資

糧餼生牛牽羊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

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問問敝邑，若何？杞

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

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殺之役。

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晉人既

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

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

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塗言則對，誦典言如醉。匪

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

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殺之敗詳○二年，秦秦孟

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及秦師

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

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

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三年，夏，秦伯伐晉。

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

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

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

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過于交隣之禮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初，却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郟。○秦伯任好卒。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穆公死殉者百七十七人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

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語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康公

諱瑩穆公子

魯文

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

羸乃背光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夏。秦人伐晉。取武。以報令狐之役。○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以從秦師于河曲。十二月。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共公

諱和康
公子

魯宣

元年。冬。趙穿侵崇。二年。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桓公

諱缺共
公子

魯宣成

十五年。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於稷。還及雒。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秦人自狄伐晉。○十一年。秦晉將會於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黶盟晉侯于

河東。晉卻犇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二年。夏。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

績

詳晉
世家

景公

諱
公子

魯襄

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以伐晉。楚子師于武成。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十年。夏。晉荀盈伐秦。報其侵也。○十一年。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

以報櫟之役。詳晉世家○二十五年五月秦晉為成。晉韓

起如秦蒞盟。秦伯車如晉蒞成而不結。○二十六年

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秦后子景弟有寵于桓

如二君於景。其權寵如兩君于景公之世其毋曰弗去。懼選恐景數罪

而加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

晉。罪秦伯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

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

如。秦景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

未艾也。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

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

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陰影

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

死矣。主民翫歲而愒開去日。其與幾何。○秦后子即復

歸于秦。景公卒故也。○大夫如秦葬景公。魯使會葬禮也。

哀公諱缺景公子

魯哀

吳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

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奉師迺出。

吳師大敗。吳子迺歸。詳吳楚世家

論曰。傳紀秦事甚畧。趙良所稱三置晉君是也。其一

救荆禍則闕矣。秦之襲鄭。同為失榮。殘鄭而救之。猶

爲有辭。鄭完秦歸。敗之何名。舊施未報。父死未葬。而汲汲於此。何爲也。秦晉世姻也。亦世仇也。論罪。則晉之倍德多。而秦寡也。論功。則秦之植晉厚。而晉無聞也。君子是以不直晉也。

雜世家

滕 姬姓

夏四月。滕文公卒。○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滕昭公卒。○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蔡 姬姓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毋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

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即公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使徵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不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冬十一月。葬蔡靈公。禮也。○三月。葬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不在嫡子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暨。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冬蔡侯朱出奔

莒 羸姓 紀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莒展輿立。而尊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秩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于是莒務婁。魯胡及公子滅明。以大旆。與常儀靡。邑奔齊。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言莫強于用人。○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邾公不憾。國人弗順。欲立著丘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于齊。齊隄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爨音殊而立於道左。將止。死。死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

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邾曹姓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六月。邾人藉稱。邾人襲鄆。鄆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其首遂入之。盡邾以歸。鄆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

公反鄙夫人而舍止其女

許姜姓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歛。○夏。許悼公虐。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薛任姓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五行志

有蜚。食苗虫不為災亦不書。○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

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

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雪。皆隱公○秋。大水。凡

平原出水為大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

不害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

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從位以底。音日。底

也謂平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秋。有彗。歷數

為災也。○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

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

六月正陽之月故云正月

月之朔慝

陰氣也

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

擊也

鼓于朝

○秋天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

無牲非日月之青不鼓○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

災不書

皆莊公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

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夏五月日有食之不

書朔與日官失之也○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

氏有隱慝焉○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星隕也六鷁

退飛

鷁遇迅風而退飛

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

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

喪

季友公孫茲卒

明年齊有亂君

桓公卒

將得諸侯而不終退

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二十一年夏大旱○秋大

雨雹為災也

皆禧公

○秋雨蝻于宋隊而死也○秋七

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有星孛

慧也

入于北斗周

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宋昭齊懿

平日靈皆被祗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

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盛饌舉樂

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

也○有蛇

蛇妖

自泉宮出

泉臺

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自伯禽至

僖公十七君 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皆文 ○冬

蝮生饑幸之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

火曰火天火曰災皆宣 ○梁山崩晉侯景公以傳驛召

伯宗伯宗辟重載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待我不如

捷邪之速也傳車邪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

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

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

乘纁音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

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於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皆成 ○秋大雩禱雨旱也 ○秋九月大雩旱也 ○九

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里火所

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本簣掘掘土具纁汲缶汲

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度巡丈也城繕守備表

火道使華臣具正徒司役徒令隧正官納郊保郊野

之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庇具其司向戍討左亦

如之使樂適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主出馬

工正主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

宮奄巷伯寺儆官一師左右令四鄉正四鄉敬享祝

大宗宗用馬于四墉城祀盤庚殷正于西門之外

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

故對曰。古之火正。掌火有功。封為上公。或食。配于心。或食于味。

音書以出內火。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是故味為鶉。純火。心為大火。

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

土因之。相土契孫商之祖闕伯之後。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

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未知其天道也。公曰。可必乎。

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十一月乙亥朔。日

有食之。辰在申。謂斗建指申也。司歷過也。再失閏矣。○二十

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星紀

在丑斗牛之次。而淫也。失次也。于玄枵。以有時。蓄陰不堪。陽蛇乘

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

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房星為宋角亢為鄭。宋鄭必饑。玄枵。玄枵三宿女虛危。

虛中。虛星在其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裨

寵曰。鄭大夫。今茲周王。靈王。及楚子。康王。皆將死。歲棄其次。

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音奴。南為朱。鳥鳥尾曰帑。周楚惡之。

鶉火鶉尾周楚之分對。○秋八月大雩。旱也。皆襄公。○大雨雹。季

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

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月一日日在虛危。西

陸朝覲而出之。奎婁昴畢乃西方之星。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夏三月日在昴畢。其

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

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

黑黍以享司寒。司寒，玄冥。北方之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

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

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

畢賦。火，星昏。見東方。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

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

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

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雹癘疾不

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

散。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一

日鑿冰。冲仲。藏冰之道也。○八月大雩旱也。○士文伯曰。

火見。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

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災。○

秋九月大雩旱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

平問於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

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衛地，不韋也。日食于不韋之末。故去衛地。如魯

地。魯地降婁也。食至降婁之始乃息。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

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

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

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

瑕伯文曰吾所問日食從謂如矣衛君魯上可常乎對

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

始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

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

會是謂辰故以配日○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

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

水屬也顯頊火水妃配也而楚所相也楚之先祝融

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火出見逐楚而建陳也水得

與陳興則楚衰故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

曰逐楚而建陳

歲星在星紀五歲及大梁酉度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午度又四周四十八歲及鶉火午度

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客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

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平公今茲歲在顯頊之虛姜氏

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古

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邑姜晉之

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妣也晉唐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卒也逢公股諸

以戊子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譏之○景王問于萇

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

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

楚惡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十五年春。

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

赤黑之禋。氣。夜妖。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二月。

癸酉禘。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干舞曰萬。羽舞曰籥。去樂卒事。禮

也。○九月大雩。旱也。○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

史請所用幣。昭子叔孫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

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御之曰。止

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

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日

春分而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未可至

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房舍也。日

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此謂

建巳正陽當夏四月。此六月當夏是謂孟夏。平子弗

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鄭。大旱。使

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于山。執音山林也。當護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

官邑。○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湏曰。彗。所以除

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

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

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雄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音貫。加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

庫以望之。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祥變異。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祭祀位。至于大宮。大宮鄭祖

廟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禘于周廟。禘廟主石函周

廟厲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鄭大夫

徹司官出舊官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

道行火所燼許斬反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

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水神

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北城積土陰氣所聚故所祭以禳火書災室而寬

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

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

亡也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禘禳于四方振除

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

南其寢正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

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

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

於北方○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有淵國人請為

禱音馬子產弗許曰我聞龍弗我覲也龍鬪我獨

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

我乃止也○二十年春王正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

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米蔡有大喪

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栢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

○秋七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

也。事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

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

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

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八月。丁酉。南宮極震。震而

死。莒弘謂劉文公。劉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先君謂蚤周之亡也。幽王其山川震。涇渭今西王之

大臣亦震。子朝西王其大臣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敬王。東王○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

曰。旱也。日過。過春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

不克莫。莫然將積聚也。秋八月大雩。旱也。○十二月

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羸上而

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

曰。夢非日食之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

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

變氣火勝金。故弗克。音昭○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

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鸛之鶴之。

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昧昧。

行眺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音備徵求也鸛鶴之巢。遠

哉。遥遥。稠昭公父。喪勞。宋父以驕。宋父鸛鶴鸛鶴。往

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秋。書再

雩旱甚也。○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音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順也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豸音。川。豸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能順于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堯之

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

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為豕韋氏

龍一雌死。

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

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

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

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音。伏音。鬱

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

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音。芒。

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

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眠。遂濟窮桑。在魯北此其三祀也。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皆定公○夏五月辛卯。司繹官名火。火踰公宮。桓僖

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庫載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官。待命于官曰。虬。具女所成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

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幙。鬱攸。火氣從之。蒙葺公室。自太廟始。外內以悛。次也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文文伯至。命校人駕

乘車。季桓子至。御車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文槐至。曰。無備而官辦。不預備而責官者。猶拾瀋。沉上也。言終不

於是乎去表之藁。表風火所向積道還公官。除道周孔

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親盡而不祀故宜災○是歲也。哀六

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

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音誅禳祭可移于令尹

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

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皆哀

論曰明君事天如事親嚴父震怒而孝子敢怡然以

嬉乎蓄異之來天心所以警戒人君周之萇弘魯之

梓慎申豐鄭之裨竈晉之史墨蔡墨言之如響君人

者能不廩廩故於日月星辰雨電風霜之變水火之

災蟲鳥之孽及五祀之正救禳之法畢萃於篇俾觀

覽焉有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者誣也然裨竈請
用瓊筆玉瓚子產弗與而火再請用再弗與而鄭竟
不火信乎天道遠人道邇其災祥旋轉之玄機當孰
思之矣

郊祀志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建巳始

殺而嘗。建酉閉蟄而烝。建亥過則書。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

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卜牲之日牛卜日曰牲。

既卜則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祭山川郊之細也。不

郊亦無望可也。

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余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公命祀相

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夏之後

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

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僖嘗臣閔今遷居閔

上故

于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

明其所見

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也。升也聖賢明也。

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

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

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窟。

后稷子

宋祖帝乙。鄭祖厲

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

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也。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

望可也。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釋。非禮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

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

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堯舜禹皆都此今失其行。言祭

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信也出茲信出在茲福亦在已

由已率常。可矣。

論曰。國之大事在祀。自唐虞三代以來。莫不有定制焉。故相不能奪康。江不能崇楚。實沉駘臺。不能禍晉。或越其位而祀之者。逆也。弗父何之躋。僖公是也。有非其分而祭之者。僭也。季氏之旅泰山是也。然享祀豐潔。而神其吐虞。豐事鬼神。而祝不勝詛。神所憑依。將在德矣。况足不躡郊壇。目不覩榱桷。止匏弦之徒。設牲帛之虛陳。而希神明來格者。未之前聞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可深念矣。

兵法志

秋。周甘觸。敗戎于郊。審垂。乘其飲酒也。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山名。蒯謂劉

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密于楚。必

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

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

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

衆奔甘鹿。周大獲。以上

齊師伐我。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劓曰。未可。齊人三鼓。

劓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劓曰。未可。下視其轍。

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伐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即虎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

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

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

弗殊。絕邾師過之。乃推而廢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

○公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戰車。或濡馬褐以敗之。馬衣

遂毀之。毀其郛以上魯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晉人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若將發塚師遷焉。遷于墓曹人虎

懼。上聲懼爲其所得。晉者。棺而出之。因其虎也。而攻

之。三月丙午入曹。

晉車七百乘。

韞

去顯

去寅

鞅鞋。

半言乘

晉侯登有莘之

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

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胥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

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

卻溱以中軍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于西。楚

左師潰。楚師敗績。

魏犇顛頡。夔僖負羈氏。殺顛頡。以徇于師。晉中軍風

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

侯。濟河。舟之僑先歸。殺舟之僑。以徇于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而軍。陽子

患之。使謂子上曰。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

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

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

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

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謂子上曰。

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薦敖。

孫叔敖

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

茅慮無中權。

主謀

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脩。

能用典矣註詳晉世家

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

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

不虞不可謂無備註詳晉世家

士季使鞏朔韓穿師七覆伏于敖山前故上軍不敗

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晉師右移

中軍下軍皆濟河上軍未動尹工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

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

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車闕補車四十乘從唐侯

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郤待諸乎隨季曰楚

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去之分謗生民不

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

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決開營壘以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

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

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

陳而躡我必克之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

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

卒必大敗之。

諸侯之大夫從晉人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荀吳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

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當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基上蹄之。與晉踣遂之。戎何以不免。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絳戮其僕。

將戰荀吳將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隘。以什共

車增十人以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去車。自我始。

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

斬以狗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

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

敗之。

趙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

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

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

晉人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

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何
使晉與我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實爲此謀。將以
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
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
肆焉。其可。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秦行
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憇也。明日請相
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
河。必敗之。秦師夜遁。

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密不使人知使
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歸烏餘以其衆出使

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皆取其邑。而歸諸

侯。詳趙氏列傳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般送之。爲齊送粟士吉射逆之。

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施。先驅車也

以之益兵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從之。彼見吾

貌。鄭不知虛寔徒見外貌必有懼心。于是乎會之。必大敗之。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庶

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

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

兆。下。卿。之。罰。也。趙鞅誓辭

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肥國都

諸侯伐鄭。鄭人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師之救也。而與之戰。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

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軍以肄勞也焉。一師

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

伍員對

荀偃請于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

怒。投之以機。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伐偏陽封向戌七日不

克。必於爾乎取之。荀偃士刳率卒。攻偏陽。親受矢石。

滅之。以上晉

闞伯比。被曰。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

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聞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

○楚子伐隨。季梁請請服于楚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

我而怠寇也。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矣。

楚屈瑕將盟貳軫。二國名鄭人軍于蒲騷。將與隨役。州

蓼四國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

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

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也益於王對曰師克在

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師以出又何

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

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官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

謀請無扞也衛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

日絞人爭出驅楚役人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

伏兵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

與盧戎兩軍之夾大敗之楚

鬬克子儀屈禦寇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柝楚

隈隱蔽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附于焉宵坎

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柝矣

戍人反矣乃降秦師

楚大饑戎蠻百濮皆叛楚楚人謀徙于陽高蔣賈曰不可我

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不能師

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

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伯棼焚也射王汰過也。軒車也及鼓所以。著于丁寧釘也。又

射汰。軒以貫笠。轂執笠而依一者。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

君文王克息國名。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于是矣。鼓

而進之。遂滅若敖氏。莊王

師人多寒。王莊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

纊。

姚句鉤耳先歸。歸鄭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舒鳩人叛。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

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于孟帥左師。以遇。吳人居其

間。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慮雨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請以其私卒誘之。簡釋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

亦視之。視之以為救援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

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

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

鳩潰。

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

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

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以上楚

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

制鄭北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子元曰陳亂民莫有鬪心

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不枝固將先奔既

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

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

伍二十五伍承彌縫戰于緇葛命二拒曰旂音檜動

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患其侵

軼突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

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

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戎之後師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勺陂退舍于夫

渠不徹鄭人覆福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

也

諸侯遷于穎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以上

鄭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爾盟，殺而膊磔也。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併轡，右援枹，孚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侯也。山澤之險

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

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

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

邢伯吉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馬夜不相見，故作離別聲。齊師其遁。

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以上齊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班白者。古之爲軍也，不以

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

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

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尚

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士銜反儼可也。

厨人濮曰宋厨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

有待其衰後人而勝者待其衰竭也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

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敗吳師于

鴻口

齊鳥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長兵

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

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

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

子姚即武子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

有能者無死。以頰長與鄭羅歸。以上宋

巫臣晉之使也以兩之一卒適吳。百人舍偏兩之一焉。九

為小偏舍九乘及一兩二十五人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

之叛楚。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吳子門於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

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
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
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出入炭置火于陳以待命。吳

公子光請于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
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

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
楚人從而殺之。求殺對者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

歸。

吳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

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外以毀

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隘于濟漢而伐之。我自

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為史皇所沮

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

十一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子瑕

卒。即遠楚師燔。火滅曰燔言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

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来。吾聞之

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

夫鬻。壯而頑。頓國與許蔡疾楚政。執楚令尹死。其師

燔帥賊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脩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躁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以上吳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再往遺吳禽以亂之不動。使

罪人三行。杭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頸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越

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王孫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子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越

晉侯使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莒子立于池。

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人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晉楚遇于靡角之谷雍子發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

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

狂狡宋人輅音迂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

狡因倒戟反爲所獲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我昭軍制

明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娶婦及老託于紀鄆紡焉以度緝以所紡度紀鄆之城而去之及師至齊師則投諸外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而登登者六十人緹絕師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

入紀。

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導之以伐武城。克之。論曰。古司馬法不傳兵家者流。率祖孫吳穰苴其人。皆春秋後。今覽列國所以攻城畧地。破軍禽將。觀變審敵之跡。後所號善用兵者。不外乎是。故長初有禮。左右前後有典。克敵必賞。亂行必戮。亡旆必徇。兵之經也。犄之角之。分之合之。攻其偏以携之。羸師以張之。伐木與柴以益之。未陳而薄之。偵其不備而掩之。乘其克懼而攻之。蒙臯皮以先犯之。三覆以待之。三

分四軍以肄之。深壘固軍以持之。無扞采樵以誘之。罪人屬劍以誤之。見舟潛師以眩之。變如轉丸。捷如脫兔。兵之機權。槩可見矣。然莒以城惡而潰。梁以亟城而亡。吳登山以望楚。而得其真。齊登巫山以望晉。而得其僞。魏舒毀車爲行以克翟。巫臣教吳車乘以入楚。明暗繇已。張弛因時。又不可以膠一焉者。若夫漚管者。道吳而武城破。鄆娶婦投紵而莒共走。然豈在明不見是圖。此之爲間。又出於伊摯呂牙之外矣。

左記卷之八終



